『中國學』第85輯 (2023.12.31.)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3.85.85.15
pp.313-332. ISSN : 1229-9618

# 论『月山诗话』的诗学思想

何花*

【目 录】

1. 引言
2. 『月山诗话』内容构成与主题解读
3. 『月山诗话』蕴涵的诗学观
4. 『月山诗话』：诗学思想史上的评价
5. 结语

【摘要】

恒仁是清代宗室诗人，有四十三则，约万言的『月山诗话』一卷。诗话内容包括品评唐、宋诗人诗作，纠前人诗歌作者及典章制度之正误，考前人诗歌创作之师法和技法，对富有争议的问题抒发己见等。诗学观方面，虽较少正面阐述其诗学理念和见解，但仍能在其考证、品评、分析诗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析出。主张复古、兼取唐宋，重视人品及勤学；诗歌创作技巧方面，主张辩证地学习江西诗法；要求诗歌敦厚端庄、语言清新俊逸；评价他人诗歌重视考证校勘；宗主格调，对于神韵思想亦有所接受。诗话取得了独特的价值，如将乾嘉学派重考证的治学方法与诗歌批评相结合，充分展示了清代宗室汉文素养和水平，侧面证实了满族对汉文化的重视，突破格调派宗唐的局限，辩证运用江西诗派诗歌创作技巧等。『月山诗话』对完善清代格调思想，修正格调派的部分理论缺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诗话亦有不足之处，如因过分喜爱杜甫，对李白的评价有失偏颇等。

【关键词】『月山诗话』；诗学思想；复古；考证；学唐宋；江西诗法。

* 何花，전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BK21 한·중 知用合一 교육연구단 연구원，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1369798627@qq.com）。

## 1. 引言

『月山诗话』一卷，四十三则，约万言，由于篇幅较短，流传不力，不受学界所重视，目前中国知网、维普等收录网站，仅一篇2001年登载于『古籍研究整理学刊』的「月山诗话的内容及其价值分析」，论文评论唐代主要诗人诗作，考据、补说、比较前人部分作品，考核作者、作品之真伪，对前人诗作的解释持不同见解等四个方面，对『月山诗话』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大局把握，但解读因只涉及部分内容，所以尚不够全面深入，其论题中论及的“价值”也一笔简述，总的说来，其论也重在文本解读，并未涉及恒仁的诗学观念。此外，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少数民族诗话」中论及恒仁的『月山诗话』。[1] 论文分析了六部诗话的诗学观念、诗话作者的身份意识等，因总结诗歌共同点进行分析，故着眼于宏观，微观细节着墨不多。目前『月山诗话』尚未进入韩国学者的视野，故无相关的文献研究。『月山诗话』研究意义有三：一是格调派作为影响清代诗坛百年之文学流派，并非仅得力于沈德潜，王昶、王鸣盛、乔亿等的贡献，而是众多有意或无意识宗主“格调”的诗人诗评家共同着力推广的，恒仁便是其中之一。其二，恒仁是清宗室，先后师从沈廷芳，沈德潜，与文昭等宗室诗人、曹雪芹等贵族作家交游，其文坛活跃度很高，研究其诗学观念，能更全面地认识清代复古风潮、格调思想的传播及接受情况；能侧证清代宗室教育、清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其三，清代诗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综合性，公安、竟陵以及钱谦益等学者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之格调展开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调和、修正甚至转变而成的清代格调派，其诗学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众多宗格调者亦在进行持续补充和完善，且融入了个人诗学理念。研究『月山诗话』，有利于充实后世格调研究者的思想，较为全面呈现清格调思想的样貌。因此，笔者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全面细致解读『月山诗话』的内容与主题，深入分析诗话蕴含的诗学观念、阐述其在诗坛上的地位及受到的评价，以期为『月山诗话』的传播略尽绵薄之力。

## 2.『月山诗话』内容构成与主题解读

『清史稿』载：“『月山诗话』一卷，宗室恒仁撰”，[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载：恒仁

1) 李学阳论文以“满族恒仁『月山诗话』、白族师范的『荫椿书屋诗话』、蒙古族法式善『梧门诗话』和『八旗诗话』、白族陈伟勋『酌雅诗话』、满族杨钟羲『雪桥诗话』为研究底本，从清代少数民族诗话的兴盛、清代少数民族诗话的诗学观念、诗话作者的身份意识和清代少数民族诗话价值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原封辅国公恒仁，字育万，一字月山，英亲王阿济格四世孙，初袭封，旋罢，有『月山诗话』。”[3]恒仁生卒年史籍无载，但其卒年据『月山诗集·先大夫诗集恭记』：“宜兴，生四十有二日而孤……陈太夫人谓宜兴曰：‘若弥月时曾抱见父一面又稍长述……’”，[4]知其卒年为1747年，关于其生年，据考应为1712或1713年。[5]阿济格为努尔哈赤嫡子，“雍正元年（1723年）以阿济格有功，命阿济格曾孙普照辅国公起复世袭”，[6]恒仁为普照子，故曾袭辅国公爵。但不久便被剥爵，一并剥去宗学学习资格。『月山诗集·墓志铭』有载：“学博而思精，渊渊乎有所得。而其志远，其心虚，殆深窥造物者之无尽藏，将餍饫而自得之者。无何，以尝受封故，例不得留学，垂涕而出，盖在学仅二十五日云。”[7]记载了恒仁短期袭爵及宗学学习情况，可侧窥其诗学思想产生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其『月山诗话』涉及人物、诗评、诗话众多，为易于直观了解，列简表如下：

<表1>文本详解

| 序 号 | 人物 | 诗话或批评者 | 内容构成与主题解读 |
|---|---|---|---|
| 第一则 | 普照、雍正 | | 颂雍正赐物，言其"用意宏远"。 |
| 第二则 | 文昭、岳端、博尔都 | | 比较清雍乾时期宗室诗人优劣，赞文昭。 |
| 第三则 | 白居易、李白 | 郑谷 | 言白居易诗歌创作独富。 |
| 第四则 | 李白、孟浩然、韦应物、储光羲、杜甫、苏轼、王维 | 杨慎 | 主论律诗。 |
| 第五则 | 王昌龄、王维、李白、王之涣 | 李攀龙、王世贞、王世懋、王士禛 | 论七绝压卷，赞同李攀龙观点，以王士禛观点为非。 |
| 第六则 | 崔颢、沈佺期、王维、岑森、李白、杜甫 | 严羽、何景明、王世贞 | 论唐人七律，对王世贞的意见有保留。 |
| 第七则 | 李白、陆畅、岳端、陆荣登 | | 论李白『蜀道难』及岳端的『行路易』诗，赞李白。 |
| 第八则 | 李白、王逢 | | 论『行乐词』，赞王逢"后来可居上"。 |

2)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三·艺文部·集部），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版。
3) [民国]徐世昌，『晚清簃诗汇』（卷七原封辅国公恒仁），中华民国十八年版。
4) [清]恒仁，『月山诗集』（『丛书集成初编』）载：宜兴生于1747年，故知其卒年。
5) [民国]徐世昌，『清诗汇』（上）载：“原辅国公恒仁……盖袭爵仅十月一日，在学止二十余日。数奇不偶，悒悒于衷，卒年三十有五。”北京出版社，p.59。
6)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列传四诸王三）载：“上录阿济格有功，以其子普照仍袭辅国公，坐事夺爵，其其弟经照仍袭辅国公”，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版，p.62。
7) [清]恒仁，『月山诗集』（『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p.59。

| | | | |
|---|---|---|---|
| 第九则 | 李白、韩愈、李云、谢眺 | | 论李白、韩愈评诗（有是有非） |
| 第十则 | 李白、杜甫 | 范正敏『遁斋闲览』、严羽、杨慎 | 为杜甫人品、诗品辨并以杨慎观点为非。 |
| 第十一则 | 杜甫、崔颢、何逊、朱戴震、苏轼、苏辙、李德裕、洪适、韩愈 | 杨忆、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杨慎、谭元春、祝允明、王士禛『居易录』刘昌诗『卢浦笔记』钱谦益、王士禛『渔阳诗话』、王士禛『蚕尾续文』、佚名『笔墨间录』 | 论宋明清不喜杜诗者。尤以王士禛数条批评杜诗之语为例。为"杜"诗辩驳，否定"王士禛"之观点。 |
| 第十二则 | 李溥光、白居易、苏轼、王维、柏岳和尚 | 顾元庆『夷白齐诗话』 | 论白居易『禽虫十二章』诗。 |
| 第十三则 | 杜甫、孟子、顾炎武 | | 论杜诗，对顾炎武的说法表示保留。 |
| 第十四则 | 曹植、曹丕 | 佚名『漫叟诗话』、刘义庆『世说新语』 | 论曹植『七步诗』诗歌"版本"，以『世说新语』说法为是。 |
| 第十五则 | 谢瞻、杜甫、季札 | 严有翼 | 论谢瞻和杜甫诗歌中的"燕巢幕上"，认为不必引用季札所言之事，只"即景语"耳。 |
| 第十六则 | 柳公权、唐文宗 | 周少隐、苏轼 | 论柳公权与唐文宗联句，对古人争议较大的诗句进行解读。 |
| 第十七则 | | 杨慎『谭苑醍醐』、陶珽（补)『说郛』、稽留山樵『百家诗话』 | 论『谭苑醍醐』收录之错误，并以『古今诗话』说法为非。 |
| 第十八则 | 赵孟頫 | 江进之 | 论"江进之"所言之谬，并言赵孟頫为宋末元初人。 |
| 第十九则 | 朱熹、苏轼、黄庭坚 | | 评点朱熹诗句得失。 |
| 第二十则 | 蓝仁、谢宗可、朱元璋 | 朱彝尊 | 论"网巾诗创作情况"，按元朝谢宗可已赋"网巾"诗。 |
| 第二一则 | 吴师道、安公石 | | 论"集句"，言其吴师道与安公石两句集句相同乃偶然情况。 |
| 第二二则 | 白居易、陈子昂、李白 | | 论白居易对其诗歌的自注，认为其自注有偏误。 |
| 第二三则 | 杜甫 | 浦起龙『读杜心解』 | 论杜甫诗"小至"的具体时间，不赞同他人之看法，认为其为节日 |

| | | | |
|---|---|---|---|
| | | | 后一日。 |
| 第二四则 | 元好问、陶渊明、杜甫、韩愈、宋荦、石城方、陆九渊 | 元好问『论诗绝句』 | 论写诗不必动辄模拟古句，恐有剽窃之嫌。 |
| 第二五则 | 王安石、白居易、周公、王莽、范镇、司马光 | 刘定之『杂志』 | 论诗歌作者，为乐天诗非介甫诗。 |
| 第二六则 | 杨维桢、韩偓、揭奚斯、『步出城东门』(佚名）、何中 | 王士禛『池北偶谈』、顾嗣立『元诗选』、胡震亨『唐音统签』 | 论"眉山暗淡向残灯"诗作者，为韩偓诗非杨维桢诗。 |
| 第二七则 | 杨万里、苏轼 | 谢枋得『重订千家诗』、王象晋『群芳谱』、王象晋著、汪灏编『广群芳谱』、李光地『月令辑要』 | 论诗之作者，提及的四部作品皆收录错误，为杨万里诗非苏轼诗。 |
| 第二八则 | 李白、崔颢、岑参、王维 | 王世贞、王世懋 | 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艺术成就，不赞同王世贞、王世懋之观点，言太白"青出于蓝"。 |
| 第二九则 | 李嘉祐、王维、李肇 | 周紫芝『竹坡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 | 论王维是否"窃"李嘉祐诗歌。恒仁考李嘉祐诗集无此诗，言其诗受"水田飞白鹭"的点化，并自见其妙。 |
| 第三十则 | 李嘉祐、王维、李肇 | | 接上论，以李肇观点为疑，论证王维并未盗用"李诗"。 |
| 第三一则 | 张子容、李嘉祐 | 杨慎 | 论两人诗歌相似而气韵不同。 |
| 第三二则 | 杜甫 | 杨慎、胡应麟、唐仲言、浦起龙『浦氏心解』 | 论杜甫诗歌中"花卿"原型。以杨慎观点为非，言从胡应麟之说更愈，并认为浦起龙的见解愚不可及。 |
| 第三三则 | 杜甫、曹操、鲍照、李白、『悲歌』（佚名） | 王世贞『艺苑卮言』、杨慎 | 论几位诗人诗中"当"字释意，分别为"应当"和"临"的意思。 |
| 第三四则 | 林逋、高启 | | 林逋同主题诗歌艺术比较、高启同主题艺术比较，"前句"不如"后句"。 |
| 第三五则 | 王士禛、苏轼、黄庭坚、柳宗元 | | 王士禛论"雪"、"梅"诗，言王士禛观点有偏颇。 |
| 第三六则 | 朱元璋、元文宗（孛 | 谢枋、王相『千家诗 | 论『早行诗』作者，言为文宗诗非 |

| | | | |
|---|---|---|---|
| | 儿只斤·图帖睦尔）、卢延让、朱厚熜、毛伯温 | 』、王士禛『居易录』 | 明太祖诗。 |
| 第三七则 | 李东阳、苏轼、韩愈、王百谷 | 王士禛『池北偶谈』、王士禛『居易录』 | 考核诗歌作者，言王士禛"博闻强记"之难。 |
| 第三八则 | 欧阳修、李迪、钱惟演、苏轼 | 王士禛『香祖笔记』 | 考证诗歌作者，恒言此为苏诗而非欧诗。 |
| 第三九则 | 黄庭坚、陆游 | | 论诗歌创作师承，陆游七律诗法宗黄庭坚。 |
| 第四十则 | 谢眺、钱起、白居易（裴度） | | 论"清和"代指"四月"之起源，言其六朝唐人已经开始了。 |
| 第四一则 | 杜甫 | | 论杜甫诗意。 |
| 第四二则 | 殷尊一 | | 论恒仁诗歌及创作，自言戏作。 |
| 第四三则 | 福公恒（傅恒） | | 论其闺怨诗，近唐人之音。 |

『月山诗话』涉及到文人、诗评人多达126名，[8]时间横跨先秦至清，论述对象主要集中在是唐、宋、明、清四朝。出现诗人较频的，六朝谢眺2次；唐代杜甫11次、李白11次、王维7次、白居易5次；宋代苏轼9次，黄庭坚3次；明代杨慎7次，王世贞5次，王世懋5次；清代王士禛6次，朱彝尊2次等。多部诗话被多番讨论，如[宋]佚名『漫叟诗话』，[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宋]佚名『笔墨间录』，[元]元好问『论诗绝句』，[明]顾元庆『夷白齐诗话』，[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杨慎『谭苑醍醐』，[明]稽留山樵辑『古今诗话』，[清]王士禛『池北偶然』、『渔洋诗话』、『居易录』、『蚕尾续文』、『香祖笔记』，[清]浦起龙『浦氏心解』、『读杜心解』等。其主要内容包括：品评唐、宋诗人诗作；考证及比较前人部分诗句；考证诗歌作者；评论前人“诗话”观点之正误；对前人富有争议的问题抒发己见等方面，其体现的诗学观综述如下。

## 3.『月山诗话』蕴含的诗学观

本文从作家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风格论等四个维度去考察，作家论包括对六朝玄晖靖节，唐李杜、王白，宋苏黄等作家作品的鉴赏评价；鉴赏批评论侧重对宋元明清各朝诗话、评论诗歌的笔记小说内容之真伪进行考证；创作论主要写作者认可的诗歌创作方

8）其中包括4名佚名的诗评或诗歌之作者，如佚名『步出城东门』、佚名『悲歌』、佚名『笔墨间录』、佚名『漫叟诗话』，实际论及的诗人、诗评人为122人。

法；风格论论述作者恒仁的思想性格及兴趣喜好。

### 1）风格论——语言清新，敦厚端庄

恒仁对诗歌语言有自己的要求，如评本朝宗室诗人时，说“本朝宗室诗人，当以文昭子晋谓第一。红兰格卑，文亭体涩，皆不及也。子晋诗凡数变，余尤爱其少壮时作，清新俊逸，具体古人。万年诗流于率易，盖自古诗人通病，免此者鲜矣”（第2则），该则论及三位清宗室诗人，恒仁以文昭[9]为第一，并对红兰[10]、博尔都[11]的诗风进行了评论，认为红兰诗歌格调卑下，博尔都诗歌体例晦涩难懂，都不及文昭。他认为文昭诗歌优秀的原因有二，一是其诗歌语言清新俊逸，二是其诗歌能体现古人之意；在讨论李白和王逢的『宫中行乐词』时，说王逢诗“本拟太白，清新绮丽，反觉后来居上”（第8则），王逢拟李白应制诗，后来居上的原因，是因为太白“不暇持择”，最重要的是因王逢诗歌语言更“清新绮丽”。

恒仁还对诗气不端的诗歌表示质疑，如诗话第十九则，恒仁言朱熹七言绝句『罗汉果次敬夫韵』中诗句，和苏轼『次韵和晁无咎学士相迎』句：“老人饮酒无人佐，独看红药倾白堕”、与『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其一：“霜林收鸦脚，春望荐琴高”句相类，但是朱熹的两句诗却近似轻薄。朱子通过『罗』诗，表达了对分汤的僧侣的感激之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而黄庭坚『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中，黄庭坚舅父李莘知宣州，黄庭坚借此两首诗，希望舅父成为治理宣城的贤良太守，理政要简易清明。并通过“割鸡手”[12]和“发硎刀”[13]两个典故来寄托自己对舅父成为一方德治官员的期望。而恒仁细观朱熹诗歌内外，除了书写人的感情之外，于政事国事无所涉及，故认为其没有余韵。言谈之间，都是对朱熹这两句诗的不满，故而以“轻薄”为评，可见在恒仁心中，诗歌要不轻薄，要敦厚端庄，有益于世。

### 2）作家论——重视人品，讲究学力

9）文昭：清宗室，“字子晋，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禛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芗婴居士集』、『紫幢诗钞』。”引自（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

10）红兰：“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封贝子。有『玉池生稿』。”引自（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

11）博尔都：“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引自（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

12）出自『礼记·杂记下』：“先门而后夹室，其衈皆于屋下。”此处的“割鸡手”，是比作要扬善于德政治理的地方官吏。

13）“发硎刀”出自『庄子·养生主』：“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后比喻初展抱负或刚显露出才干。

赵孟頫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他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入元后被授“兵部郎中”，但是作为宋宗室，却二主侍元，后代墨客学子对此颇有微词。如清代诗人陈伟勋有言：“‘其人不足学’，先君作色曰：‘仿其字耳，岂仿其人乎！”[14]可见，对赵氏“二主”之行的批评，到了清代嘉庆时期仍是主流。恒仁在诗话第十九则言：“子昂在宋，尝以父荫补官，及宋亡，仕元为显宦，故后人题其诗话者，类多微词，江进之乃谓孟頫生于元，亦势之无奈者，殆未之考耶。”江进之认为赵孟頫仕于元实乃无奈之举，历史上赵氏确生于宋仕于宋、元，恒仁驳江进之未考证便发言，批评其未考证而为赵氏辩的不严谨态度。驳江进之言，亦是对各朝题诗话人对赵氏“多微词”的肯定。

除了重视人品，恒仁还非常重视文人的学力和才气，对于勤学，如“苦心勤学古，古学勤心苦”（第42则），这也是恒仁对自己求学、创作的要求。『月山诗话』中记载了其“七令”一首，记“不怨大夫少句，长依处士多才”，看重的也是诗人才学。恒仁对王士禛有七则论述，多考证渔洋著作中谬误，渔洋为清代大儒，以“博闻强识”称，但其『居易录』、『池北偶谈』等仍有不少失误，对错误的修正，也蕴含着恒仁对学力的重视。如第二十六则否认『池北偶谈』关于杨维桢诗歌的论断，并论证其诗为韩偓诗，明辨真伪、是要建立博学厚实的基础上的。恒仁还以元遗山诗喜用古人成语及古句为例，说“遗山大家，此固无害，今人无前辈笔力学问，动辄以古句为不时之需，岂能免剽窃之讥”（第24则），恒仁认为，可以学习模拟前人，但是要建立在足够的笔力学问之上，才能以故为新，规避固步抄袭之嫌。“重才学是清代诗歌批评中一以贯之的诗歌主张”[15]，这一现象同样是对明代学风与诗风的反拨。清初受到明末心学思想的影响，其学风流于虚妄浅薄，诗风也失之空廓。因此，清代诗坛，无论是神韵派、浙派、性灵派还是肌理派，无一不强调才学之于诗歌的重要，格调派也不例外。

### 3）批评论——崇尚治学，考证校勘

恒仁诗话中大量出现与“考证”有关的论述，如第十七则中“不考之过也”，第二十九则“今考嘉祐集中无此二句，又考维为开元九年辛酉进士”，第三十二则“僭礼乐事虽无考，但其人骄恣”等，都反映了恒仁对考证的态度。整个『月山诗话』中考证、辩驳他人作品的内容囊括整部作品始尾，可见乾嘉学派重考证的学风对恒仁影响之深。

---

14)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第八册·酌雅诗话·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5407。

15)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p.54。

### (1) 辨前人作品错谬、证字义考典章

恒仁治学严谨，好博学专研，亦敢于对历史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和建议。如诗话第三十二则中关于杜甫『赠花卿』诗歌真意的解读，有言：

> “杜工部赠花卿绝句，杨用修谓刺惊定僭用天子礼乐，胡元瑞谓赠歌妓，唐仲言是用修而非元瑞，谓杜集有花卿歌，则花卿谓惊定无疑。愚按僭礼乐事无考，史称惊定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戟军队乃罢止之，公戏作花卿歌，卿之者，以其恃骄横，故轻之也，至锦城丝管之作，详玩语意，即重闻天乐不胜之意，天下同姓者何限，况歌姬称卿之者，尤为允协，与其为用修所欺，而以莫须有事冤古人，不如从元瑞说为愈也。”（第32则）

这一则是围绕杜甫『赠花卿』[16]诗的解读展开的，杨慎认为该诗乃讽刺“蜀中大将花惊定”[17]僭越天子礼乐的行为。他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明代胡应麟对此持不同意见，这是一首赠送歌姬的诗，清人唐仲言赞同杨慎而否定胡应麟的观点，言杜甫诗集有花卿歌，认为花卿就是花惊定。恒仁认为花惊定僭越天子事无所考证。根据史料记载，花惊定诛子璋后，大掠东蜀，天子为此对其上将崔光远发怒，言其不能节制军队，作『花卿歌』，是因为其恃功而骄，故而写诗轻视他的行为，他认为最好相信胡应麟的看法。其观点有二，一是就杜诗『赠花卿』诗语句看，就是听闻天乐不能自制之意，二是“卿”来称歌姬，确实符合；后世学者不要被杨慎的观点所左右，从而冤枉了古人。

诗话第三十三则，讨论诗歌中“当”的正确读法，所涉及的诗歌有汉代佚名『悲歌』中“悲歌可以当泣”、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玉佩仍当歌”、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鲍照『园中秋散诗』中“发兴谁与欢”中“当”的不同读音及意义。恒仁在此论鲍照、杜甫、曹操诗歌中的“当”字意义，皆应该读作平声，作“临”解，而汉代佚名『悲歌』中“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则应读四声，作“当作”讲，这是对诗歌中的字的读音与意义的考证。诗话第二十则，主论“网巾”诗题咏现状，网巾之制为明太祖颁行天下，[18]但题咏者只有蓝仁『赋网巾三首』、『谢刘兰室见惠网巾二首』[19]，恒仁考元朝谢

---

16) 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指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7) 花惊定：一作敬定，唐朝武将，成都尹崔光远部将。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刺史段子张叛乱，兵袭东川节度使李奂于锦州，自称梁王。五月十六，崔光远的部属花敬定攻克锦州，斩杀段子璋。但敬定居功自傲，骄恣不法，纵兵大掠，甚至断妇人手腕，以掠取金钏。段子璋残部逃至丹棱境内竹林寺铁桶山（今四川丹棱县境内），花敬定一路追剿，因兵力疲惫，未能成功。后反被叛军斩杀。

18)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有载：“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

宗可『咏物诗』有『网巾』一首，并以此推元朝便有网巾这一巾服。[20]关于网巾『明史·舆服志』亦有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21]可证网巾之制，为朱元璋颁行天下，亦能见恒仁识见之正、博学之厚，这是对服饰制度的起源、流行的考证。

### (2) 考证诗人时代、收录错谬、作者之正误

『月山诗话』第十八则，因世人对赵孟頫二主之行颇有微词，故王进之为其辩驳，恒仁考子昂亦为宋末元初人，非只为元人也。通过对赵氏生卒年的考证，批驳江进之以赵为生于元仕于元，为赵孟頫"二仕"辩驳的行为。『元史』亦能证明恒仁所言乃确证，曰："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22]这是恒仁考作者时代。

又如：

> "明刘定之杂志引王介绍甫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终身真伪有谁知。且曰，其意谓已尝辞馆职，出于真，异已者若司马君实辞枢副，范景仁辞翰长，出于伪，为莽之徒云。愚按此四句，乃乐天放言诗，非介甫诗也。当是介甫尝引起诗以讥君实景仁，而定之因误以为介甫自作。"（第25则）

刘定之『杂志』称"周公恐惧流言日"诗为王安石诗歌，恒仁按其实为白居易『放言』诗，并认为其乃王安石引用讥笑司马光及范镇的；据笔者考证，光绪听香馆本『王安石全集』对"周公恐惧流言日"诗无载，而『乾隆御览四库权书会要』本『白氏长庆集』中将『放言』诗收录其中，进一步证实了恒仁学识之丰富，阅读之细，纠谬之实。恒仁考证的方法很多，如根据诗人生卒年和年龄，考诗歌内容是否符合现实，如"乐天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中有云，每叹陈夫子，常嗟李谪仙，名高折人爵，思苦减天年。自注云，陈竟无官，李亦早夭。按子昂又正字迁拾遗，圣历初解官归，不得谓无官，太白享年六十有二，

---

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

19)蓝仁："仁字静之，崇安人，『明史文苑传』附载陶综仪传末，称元末杜本隐居武夷山，仁与弟智往师之……"引自[明]蓝仁，『蓝山集』，『四库全书提要』本。

20)[清]周亮工，『书影』卷九载："俗传网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见唐人『开元八相图』，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网纹。是古有网巾矣，或其式略异耳。"

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九八册·史部·明史·舆服志·卷六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七十二年（1983），第二九八册，p.71

2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中华书局，2013.p.4018

岂反为夭乎，名高折人爵，二公皆然”（第22则），恒仁按白居易在诗句中言陈子昂无官职，李白早夭，并不准确。陈子昂曾为拾遗[23]，管官职不高且仕途不顺，最后还冤死狱中；李白享年62[24]，杜甫『杜工部诗·曲江二首』有言：“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25]亦足见60享年不算早夭。

### 4）创作论——诗法江西，以故为新

恒仁非但不反对学习前人诗歌、诗句，反而赞成创造性地学习前人，并要求以故为新。他在诗话中提及的创作方法，与江西诗派诗歌创作原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十分契合。此两法是黄庭坚重要的诗歌创作方法，也是江西诗派的贡献。简洁说来，“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是师前人之意。”[26]恒仁在『月山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师法前人的论述，他认为后人可师法前人，亦可超越前人，如论王维诗：

> “竹坡诗话，诗中用双叠字，如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摩诘乃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四字下得最稳切，石林诗话云，诗下双字最难，唐人记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此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愚按李肇称嘉祐有此句，王维取以为七言，今考嘉祐集中无此二句，又考维为开元九年辛酉进士。后二十七年。”（第29则）

恒仁赞同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对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的态度。认为并非是抄袭李嘉祐诗『句』，而是在原句的基础上，以两对“双叠字”使得诗歌格调、意境上升，以画龙点睛之笔，成就超越前人之作。范大士『历代诗发』：“诗中写生画手，人境皆活，耳目长新，真是化机在掌握矣。”足见历代文人对王维的改写都甚是认可，虽只改四字，也并未觉得王维抄袭李嘉祐，反而已经超越前人。王维通过增加四字，使得诗歌的意境、情感发生转变，这种诗歌创作方法，可用宋代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方法—“点铁成金”来概括。

『月山诗话』第三十九则，“黄山谷诗，喜以身心如似作对，如奕棋呈任公渐云，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次韵王稚川客舍云，身如病鹤翅翎短，心似乱丝头绪多。

---

23)『新唐书·百官志二』：“门下省有……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陈子昂因为拾遗，后人尊为“陈拾遗”；杜甫亦被尊为“杜拾遗”。

24)[清]曹笙南，『李翰林姑孰遗迹题咏类钞』载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曰：“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光绪壬午仲夏月刊印版，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本。

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六九册·集部·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七十二年（1983），第一〇六九册，p.733。

26)“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为师前人之意。无论师辞与师意，都不是单纯的模仿和抄袭……这都到‘金’和‘换骨’的过程都需要有一番‘陶冶’的功夫，其目的在于‘以故为新’。出自詹杭伦，『中国文学审美命题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p.118。

赠石敏若云，才似谪仙唯欠酒，情入宋玉更逢秋，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云，心在青云故人处，身行红雨乱花间，陆放翁七律句法，其源泉盖出于此”（第39则），恒仁举『奕棋呈任公渐』、『次韵王稚川客舍』、『赠石敏若』中诗句，例证黄庭坚喜用身、心、如、似作对，陆游七律做法，滥觞于此。陆游与江西诗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而陆游七律的句法学习黄庭坚“身心如似”作对的诗歌创作方法，这皆是“夺胎换骨”的案例。

赞成“点铁成金”，但是却又反对固步模拟的“点金成铁”，如诗话三十六则关于“明太祖『早行诗』”事，恒仁按朱元璋的『早行诗』实为元文宗『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27]，言『明太祖集』中，还窜改十多个字，这种行为犹如把好的文章改成坏的文章的“点金成铁”[28]。对这种简单搬运、删改、增添的抄袭行为，没有达到“活用”的目的，遭到了恒仁的批评。

### 5）创作论——提倡复古，兼取唐宋

恒仁还提倡学古。『月山诗话』第四十二则恒仁有句曰：“酬唱日吟讴，讴吟日唱酬，苦心劝学古，古学勤心苦，新作妙惊人，人惊妙作新。”恒仁认为诗歌创作要学古，更要尽心劝他人学古，且要下决心勤学苦学。再结合『月山诗话』中对诗人学习古作的论述，足见其对复古的积极态度。恒仁言学古，是学何代？何人之古呢？当然是唐人的诗歌，宋人的诗歌创作技巧。

恒仁偏爱唐音，所以，在诗话中大量围绕唐代诗歌展开讨论，而且其对唐代七律与七绝最是偏爱。关于唐人诗作，恒仁着墨多者分别为杜甫（11次）、李白（11次）、王维（7次）等，虽李杜出现频率相同，但恒仁论述的中心人物，最喜爱的诗人乃为杜甫。[29]第四、六、十、十一、十三、十五、二三、四一则等皆以杜甫为主展开，对于杜诗，尤其赞赏其七律。如

> “唐人七律压卷，严沧浪取黄鹤楼，何仲默取卢家少妇……老杜风急天高，玉露凋伤，老去悲秋，昆明池水四首，杜律可压卷者，正不止此。”（第6则）

关于唐七律压卷之作，历来争论不休，严羽认为是崔灏的『黄鹤楼』，何景明推沈佺期的『古意·卢家少妇』诗，王世贞认为沈佺期诗歌末句，是齐梁乐府的语句，崔灏起句，是

---

27)［清］顾嗣立，『元诗选』初级卷首文宗皇帝下收录此诗，出自（『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

28)［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真觉大师灵照·卷十八）：“问：‘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点凡成圣。请师一点。’师曰：‘还知齐云点金成铁？’曰：‘点金成铁，未之前闻。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出自『四部丛刊三遍』，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

29)［清］恒仁，『月山诗话』，中华书局，1985，p.2。

盛唐歌行体的语言。而恒仁认为，王维『敕赐百官樱桃』、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期大明宫』，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不但可以成为唐律压卷之作，而杜甫『登高』、『秋兴八首·其一』、『九日蓝田崔氏庄』、『秋兴八首·其七』四首，都可以成为唐律压卷之作，且不止这四首。清代杨伦『杜诗镜铨』：“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七律八句皆属对，创自老杜。前四句写景，何等魄力。”可见，对于杜甫七律诗歌认可。

恒仁喜爱苏轼，诗话第三十七则，言渔洋『池北偶谈』说李东阳诗歌，“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恒仁按『池北偶谈』记载的李东阳诗歌，实为苏轼『撷菜』诗，进而讽刺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误，其博闻强记值得商榷。对黄庭坚诗歌认可，如诗话第三十九则，言黄庭坚律诗喜用“身、心、如、似”作对，并考陆游七律的句法源出于此。赵翼『瓯北诗话』认为，陆游七律有三变，以杜为正宗，前期学江西诗派，尤以黄庭坚为主，注重炼字造句。总的说来，恒仁兼取唐宋，学唐人诗歌的律法、字法、句法，学宋人诗歌的创作手法，最后熔铸为一家。他在『寄答全谢山吉士』反复表达了对杜、苏诗歌的钟情，诗句有言：“诗人磊落何代无，平生服膺杜与苏。迩来闭户读遗集，忽忽不知岁月徂。师心学古空悱谁，谁当为我举一隅。即今咫尺杜苏在，闻风不往胡踌躇。”[30]

## 4. 『月山诗话』：诗学思想史上的评价

恒仁在『月山诗话』少直言诗学理念，但其诗话通过引用、评点多部古籍，除前文诗话外，还包括笔记小说、史料笔记、考辨集、诗词集、植物类、丛书等，[31]展现了其独特的诗学见解，也体现了诗话特有的艺术价值。本章在分析『月山诗话』思想传承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兼论前代批评家对其的评价。

### 1）接武——宗主格调，有承神韵

恒仁的诗学观高度契合清代格调旗主归愚，首先看其师承经历，乾隆三年（1738）年，恒仁投碟入宗学，师从沈廷芳等，仅计余日，以尝受封，例不得留学，垂涕而出。加居，学益勤。九年（1744）又从沈德潜学，受唐诗之法。沈德潜称其诗“‘吐属皆山水清

30)[清]恒仁，『月山诗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p.13。

31)笔记小说类如[宋]范正敏『遁斋闲览』，[宋]刘昌诗『卢浦笔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明]陶宗仪『说郛』；诗选类如[清]顾嗣立『元诗选』、[明]胡震亨『唐音统签』、谢枋得『千家诗』、植物类如[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清]王灏『广群芳谱』；丛书如[清]『月令辑要』。

音’，沈廷芳谓其诗‘清微朴老，克具古人风格，足传于后无疑’”。[32]沈廷芳1736年试博学鸿词科，他师从查慎行，其诗兼采唐宋而以宋为长，于宋诗师法苏轼，整体肯定黄庭坚、陆游；后又是从方苞，得古文法。而沈德潜又是清代格调派的标杆，从师承关系、从诗学内容看，恒仁所学所倡都非常贴合格调一派的思想理念。诗学观方面，恒仁主张的敦厚端庄，以格调高低论诗；主张复古，喜爱唐音；重视人品等，都是格调诗学的核心观念。敦厚端庄的诗风，以格调高低论诗，是格调诗学观的核心之一；对于人品的重视，也沈德潜诗学观念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诗人的人品、心术为诗品的基础和根坻”。[33]沈德潜在『李兰枻时文序』言：“文章诗歌，本乎心术，著乎语言，表里洞然不可掩。故读之而性情之厚薄，品诣之邪正，遭遇之荣枯，年寿之修短，皆可豫决。”[34]

恒仁诗学还有神韵诗学的影子。恒仁出生时，王士禛刚刚去世，其在诗坛上、诗歌理论界的影响尚在。恒仁生活在神韵、格调交接的时代，所以，其思想中也难以摆脱时代神韵风气的影响。王士禛论诗，主张拟议与变化，要善于学古、鄙薄稗贩古人都对恒仁诗学产生了影响。他对明代前后七子也多为批评，对“李、何两人的复古起衰之功，尤其是对何景明，”[35]甚为推崇。清代诗学理论大都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综合性，恒仁的“唐宋”兼取也体现了这一时代风貌。王士禛虽主张神韵，是神韵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亦是清代格调派的“先声”，论诗亦主格调，以格调高低判诗人的杰出，如其『带经堂诗话』中有言：

> “许彦周谓张籍、王建乐府宫词皆杰出，所不能追踪李、杜者，气不胜耳。余以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诸诗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只是格韵高妙。”[36]

恒仁对神韵有大量不满，这是因为神韵说有自己的理论缺陷，如诗歌脱离现实求神韵以及排斥李、杜诗歌的错误倾向，这些都是恒仁所批评的，但不能否认恒仁对神韵诗学的接受。

### 2)『月山诗话』之价值——调唐宋之争、窥清汉学成果

#### (1) 续归愚之功，调“唐宋”之争

32)生平事迹见『晚晴簃诗汇』卷七、『月山诗集』卷首沈廷芳墓志铭。
33)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p.58。
34)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余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p.1587。
35)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p.38。
36)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p.42。

明代弘正、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首倡复古，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旗帜，以纠正明初以来“台阁体”脱离现实的弊端。但是明代“复古”思想有两个错误，一是“格以代降”的错误文学史观；一是诗歌创作论理论的缺憾。“明代七子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以古为本。结果，学古变成了模拟，创作流同于剽窃”，[37]清初，为了扭转明代“诗必盛唐”的积习，以文坛宗主钱谦益为首“宗宋”诗派开始登上文坛，与吴伟业为代表“宗唐”的诗派并肩而立。清初宗宋诗派一度势大，他们秉承明代公安三袁绪论而为宋诗张目，代表人物有黄宗羲、叶燮、宋荦、查慎行等人，形成一个影响广、实力强的宗宋诗派。清初两大诗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不过，“与明代攻讦不休‘唐宋诗之争’有所不同者，在于清人开始跨越那条人为的唐宋鸿沟，走上了一条通融唐宋的新路……，注意力集中在对唐诗、宋诗两种诗歌的艺术美及其创作规律的追求和探索之上。”[38]随后，王士禛独标“神韵”，以冲淡清远为诗歌美的极致，把审美和艺术看作是标榜风雅的闲情逸致的满足，这对于明人片面“宗唐”、“宗宋”之风，确有救弊补偏、催邪显正之功。但是“神韵”诗论脱离社会现实、排斥李白、杜甫，遭到了诗人赵执信、吴乔等人的批评。其脱离社会现实的诗歌理论，与中国传统诗论的传统背道而驰，所以，“神韵”派在清初昙花一现，便很快消失。其后，沈德潜以老儒的身份从科场脱颖，他以温柔敦厚论诗、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以“诗教”立言，要“中正和平”，努力维护封建统治，这些观点与乾隆朝的社会政治需求高度契合，再加上其爱好写诗，与酷爱诗歌创作的乾隆帝一拍即合，及第后立马受到乾隆帝的垂爱和隆宠。虽然明代、清初唐宋之争激烈，但是明代格调派文人并非所有人都排斥宋诗，还潜藏着学宋人宋诗的风尚，譬如入王世贞提倡“用宋”，胡应麟提倡“参宋”，此时“宋诗的认同也仅是作为参考价值而已”[39]但是到了沈德潜的时候，他对宋诗的态度更加宽容，认为可以“取宋”。“用宋”、“参宋”对宋诗的接受有限的，只有符合唐诗标准的宋诗才予以采纳；而“取宋”给予了宋诗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对其价值作出适当的肯定。而恒仁在归愚的前提上，更往前进了一步，是为“兼宋”，虽然不能说宋诗还未达到与唐音分庭抗礼的地位，但对于唐宋诗的态度，更加开放，他喜好唐音，对于宋代诗歌创作方法与技巧，也是批判性地接受。他在归愚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他诗话中，已经看不到“唐宋诗”之争的余焰，只有辩证地对古代所有优秀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 (2) 展示清宗室子弟高超的汉文素养，侧证了满清汉文化的教育成果

37)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p.231。
38)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p.256。
39)王顺贵，『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p.188。

恒仁的『月山诗话』，还体现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执掌政权，他们对汉文化、汉士人的有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以文字狱，加强文化钳制，另一方面，优秀的汉文化吸引着满清王朝。『月山诗话』的著作本身，恒仁的贵族身份，便集中展示了清宗室子弟高超的汉文素养，侧面证实了清宗室对汉文化教育的成果。『檐曝杂记』记载："皇子读书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40]皇室重视皇子的文化教育，皇子要掌握满、蒙、汉文，甚至汉文的要求还要高于本民族语言，"无论从汉文师傅的地位高于谙达，还是从课程安排的时间分配上考察，汉文的学习要求都远远高于满、蒙文的。"[41]清皇室还很重视"宗学"，"康熙十二年，令宗室子弟读经史诸书。"[42]另，宗室弟子除袭爵者外，若要得到拔擢，皆要考封，考封的内容为文武骑射，而汉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康乾年间，就出现了弘昼、弘晓、昭槤等优秀的诗人，但其限于诗、文方面，文论、诗论大部分未涉及，恒仁之诗话，可证雍乾时期，满人贵族高超的汉学素养。

### (3) 论证严谨，辩证评价

恒仁『诗话』论证严密，其论诗辨诗，先陈述前人已谬之观点，再提出个人意见，进而举例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层层递进，非常具有说服有力。如诗话关于『赠花卿』真正意义的理解上，先举杨慎"僭越"之观点—举胡应麟"赠歌姬"之观点—表达个人意见（赞同胡应麟）—个人考证（结合历史、『赠花卿』诗本意—得出结论（赠歌姬更贴切）。一整套下来，论点鲜明，论据充分，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充分展现了恒仁浓厚的乾嘉学者气息。此外，恒仁能客观地评价他人诗人诗作。对于喜爱诗人之作，也不一味肯定，如其十分赞赏同朝宗室诗人文昭，但亦不喜其"万年诗"，[43]说其流于率直浅显；喜欢苏轼，对于『次韵和晁无咎学士相迎』诗中的"倾白堕"之意，也敢于批评。对此，蒋寅有言："折衷

40)[清]赵翼（馥笙张选青校正，心舫唐友忠参阅），『檐曝杂记』卷一，古籍寿考堂藏版。
41)王芳，「再论清代的皇子教育」，『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01)，p.141。
42)『清朝文献通考』卷63，学校考，宗学有载："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凡王以下不入八分会以上，其子弟年满十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
43)[清]文昭，『紫幢轩诗』之『交春集』载：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温泉应制度二首之『赋得灵泉启文明』有句曰："照御衣似开千亩，镜长映万年晖"（圣主巡行处盘铭在翠微），故推其万年诗应为应制诗。

明人之说每中肯，非率尔操觚者可比。”[44]

总的说来，『月山诗话』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诗歌理论著作，他“考证诗中本事用典，订正篇章作者之讹，纠渔洋笔记传述之误，皆言之有据，辨析甚精，为谈艺者所未及也。”[45]足见后学对其评价之高。

### 3）不足——卫杜抨李，有欠公允

恒仁所评，亦有失公允处。又如“遁斋闲览云，李杜二公，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严沧浪力辩其非。余按少陵倾倒于太白至矣，而不免太瘦生之讥，是李之于杜，不能无相忌也，二公之优劣正在此。升庵乃以少陵之拳拳于太白者，为杜不如李之证，何其谬哉，或曰饭颗山头之语，疑是后人伪撰”（第10则），李白之『戏赠杜甫』中有句：“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恒仁否认范正敏『遁斋闲览』中提出的李杜相忌观点，并以严羽观点来辨此言之非。但随后恒仁又言李白讥杜，是太白忌杜甫，并言二者之优劣（杜甫优于李白）。笔者按，李白『戏赠』诗，并非李白嘲笑杜甫“瘦生”，而是好友间玩笑语罢了，非能以此评李杜之优劣。该则后半部分，恒仁曰“饭颗山头之语，疑是后人伪撰”，可证笔者之说。洪迈在『容斋随笔』言：“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丽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46]恒仁虽亦赞赏李白，但对杜甫更加偏爱，偏爱使其评价失衡。故后人有评：“于古今李杜优劣之争，做李而右杜，不无偏颇”。[47]后世学者对此议论，应审慎对待之。此外，恒仁还不喜欢“应制诗”，诗话第二则有“‘万年诗’流于率易”句，因诗歌语言浅易懂而不够含蓄蕴藉，内容多歌功颂德而不够温柔敦厚，为作者所不喜，这样的好恶囿于儒家诗教的范围，容易使诗歌成为载道的工具，对此，笔者有些许遗憾。

## 5. 结语

恒仁在『月山诗话』中，较少正面阐述其诗学理念和见解，其关于诗学创作的观点和诗歌审美倾向的阐发，散见于其对于唐宋著名诗人及其诗作的评价、对具体诗作的真伪和历

---

44)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p.395。
45)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p.95。
46)瞿蜕园，朱金城，『李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701。
47)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p.95。

史源泉的考辨，以及对个别诗歌的思想内容分析与审美价值的分析之中。恒仁在诗话中没有展示系统的诗论，但在其对诗人、诗评的考证中展示了个人的喜好爱憎、治学的求实严谨精神，亦显示了他深厚的汉文修养和诗学见解。『月山诗话』成书迄今约300年，其内容仍被今人征引。如吴开晋『诗话三千年』中“文元宗巧用数字对”及其“网巾之制与网巾诗”[48]以『诗话』内容作为考证材料，可见其史料价值。『八旗诗话』也称其“志学不倦，尝以诗质沈归愚尚书、椒园侍御，句称其体体大思精，于红兰、紫幢不多让也。”笔者认为，在研究前人诗作时，应该更加全面地考察前人诗话，恒仁『诗话』虽名声不显，但因其独特的诗评眼光，富有特色的诗评个性，定会在诗论的长河中绽放独有的光辉。

## 【参考文献】

〈单行本〉
［汉］刘向，『列仙传』， 古籍『正统道藏』本.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古籍『四部丛刊三编』本.
［宋］欧阳修，『新唐书』，古籍『钦定四库全书』本.
［宋］黄庭坚，『山谷集』，古籍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
［宋］释惠洪，『冷斋夜化』，古籍『殷礼在斯堂丛书』本.
［明］朗瑛，『七修类稿』，古籍『钦定四库全书』本.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2013.
［清］恒仁，『月山诗集』，中华书局，1985.
［清］恒仁，『月山诗话』， 中华书局，1985.
［清］曹笙南，『李翰林姑孰遗迹题咏类钞』，光绪壬午仲夏月刊印版，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本.
［清］顾嗣立，『元诗选』， 古籍『钦定四库全书』本.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清］文昭，『紫幢轩诗』，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本.
［清］蓝仁，『蓝山集』，古籍『钦定四库全书』本.
［清］周亮工，『书影』，古籍影印，原本出自北京大学图书馆本.
［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清诗话·说诗晬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清］赵翼（馥笙张选青校正，心舫唐友忠参阅），『檐曝杂记』，古籍『寿考堂』藏版.
［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二年（1983）.
赵尔巽，『清史稿』， 中华民国十六丁卯版，1927.
徐世昌，『晚清簃诗汇』，中华民国十八本，1929.

48)吴开晋、耿建华（共编），『诗话三千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pp.55-208。

徐世昌，『清诗汇』，北京出版社，1996.
逯钦立，『先秦两汉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
瞿蜕园， 朱金城，『李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商务印书馆，2010.
詹航伦，『中国文学审美命题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吴开晋、耿建华(共编)，『诗话三千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
蒋　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
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

<论文>
李学阳，「清代少数民族诗话」，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汤亚平，「『月山诗话』的内容及其价值分析」，『古籍研究整理学刊（2001年古文献与古文化研究专号）』，2001.
史创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探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1997.
王　芳，「再论清代皇子教育」，『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01)，2010.
孟　健，「清代朱邸诗群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会论文，2021.
陈广宏，「山林别响 闽派先声--元明之际蓝仁、蓝智诗歌创作论」，『闽江学院学报』，（06，28卷），2007.

# 【논문초록】


| 키워드 Key Words | 국문 | 월산시화, 시학사상, 복고, 고증, 당송, 지앙시 시파 |
|---|---|---|
| | 영문 | *Yue Sh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Poetic thought, Retro, Textual evide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


**On the Poetic Thoughts of "*Yue Sh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He Hua

Hengren is a poe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has a volume called "Yue Sh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The content includes evaluating the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poems and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On the aspect of poetics, he advocated studying Tang Dynasty poetr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morality and hard work ; In terms of poetry creation skills, he advocated dialectical study of Jiangxi poetry schoo l ; The language of poetry should be fresh and mild ; Evaluating other people's poems emphasizes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 Taking "The Literary Style Theory" as the main idea, we also accept the idea of "Charm Theory". Poetry has gained special value, such as evaluating poetry by means of "Qianjia School" emphasis on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It fully demonstrates the level of Han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Manchu attach to Han culture; Break through the "The Literary Style Theory" to "Tang" as the main limitation; "Yue Sh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erfecting the thought of "the Literary Style Theory" in Qing Dynasty, correcting some theoretical defects of style school. This "Yue Sh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For example, because he likes Du Fu, his evaluation of Li Bai is not objective.


| 저 자 | 하 화 / 何 花 / He Hua | | | | | |
|---|---|---|---|---|---|---|
| 논문작성일 | 투 고 일 | 2023.11.08. | 심 사 일 | 2023.12.10. | 게재확정일 | 2023.12.19. |